

# 拥抱机遇，应对挑战？ ——ChatGPT3的教育应用

自人工智能聊天程序ChatGPT的最新版本GPT3在去年11月底推出，旋即成为全球网民的城中话题，注册用户人数五天内破百万。许多用户可以跟ChatGPT3以文字一来一往“聊”上一、两小时，好像对方是通晓几十种语言、能“从外太空聊到内子宫”的真人。

ChatGPT3背后的智能文字生成技术已经存在多年，近期有了技术飞跃，且因为一些程序开放给网民试用，用户惊讶于它们似乎智慧无边，甚至可能威胁到人类现有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形态，因而上网“奔相走告”，炒高其知名度。

其中一个起“鸡皮疙瘩”的领域是教育界。究竟这类文字生成系统的普及化，会不会助长学生的作弊歪风？尤其，这些系统似乎已超越“传统”搜索引擎（只能依关键词罗列相关网站），进阶到可为需要撰写篇章式作业或电脑程序的学生“捉刀”？美国就有一所学府迅速放出第一枪，明令禁止学生使用ChatGPT3；但又有另一所小学发电邮向学生家长介绍ChatGPT3，要求大家正面看待，提点如何善用而不滥用。

何妨先跳出ChatGPT3对学生“是福是祸”的角度，谈一谈它能对教师带来什么改变？

是的，ChatGPT3居然能成为教师的小助手！例如，教师可以请ChatGPT3“草拟中学数学课二次方程式的课程纲要”“设计小学科学课有关影响水分蒸发率的因素的教案”“制订电脑室学生守则”“出有关新加坡历史的五道选择题和三道开放式问题”“给美术课规划肖像画的评分标准。”它全都“使命必达”，可是教师不能照单全收。

首先，尽信Chat不如无Chat——ChatGPT3所生成的文字内容，准确率虽高，仍偶有错误。例如，ChatGPT3出的有关新加坡史的选择題，时有措辞不精准，如：“新加坡是哪个国家的城市州？”加个“曾”字还勉强可接受。“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在哪一年独立？”选项包括1963、1965、1967、1969。我们知道1963年马来西亚“成立”，新加坡通过加入马来西亚而脱离英国殖民统治；新加坡本身是在1965年独立。问题这样问，不知该选哪个答案。

## 教师要问对问题

更重要的是，教师要ChatGPT3帮忙，就要问对问题、问更高层次的问题、设定有利的条件。例如，语言教学背后有各家各派的理论。请ChatGPT3“设计行为主义式的第二语言口语课的教案”“设计认知主义式的口语课教案”“设计以交际式语言学习模式指引的口语课的教案”；ChatGPT3生成的三个教案，学习任务都围绕着情景对话。但熟知这些理论或模式的人，就看得出其差异——行为主义主张学生背诵、操练词句，在对话时张嘴就“背”；认知主义着重于磨语法规则，在对话时现炒现卖；交际式模式则强调把学生投入真实生活语境如问路、点菜，学生完成对话后再纠错、改进。

所以，教师必须清楚知道适合的教学路数，问对问题，ChatGPT3才能生成更适用的教学材料或提点。实际上，当代二语教学专家更推崇交际式和认知主义教学，行为主义教学应只是偶尔使用。如果教师只纯粹要求“设计一堂口语课的教案”，没附带条件，ChatGPT3就自己“决定”怎么“掰”教案。

联结回学生视角，当代教育家一再提醒，21世纪学习者的一个关键技能，是“问对问题”——其重要性甚至超越“对答如流”。在本世纪以前，课本、教师在学生的学习道路上扮演

ChatGPT3的问世，似乎隐隐挑战我们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教育、学习的本质、目的和方法。咱们且别急着使用，也不该立马防堵它；而应持续探索、理解它的正反两面的价值，逐步摸索出能兴利除弊的策略和设计。

着知识权威的角色；如今这已不再是理所当然，因为学生有更多的学习管道，如利用网络，单指之间可找到答案。但关键是他们得选择“对的”关键词组合，才能找到更相关、更高品质的参考内容。同样的，向老师、专家或ChatGPT3提问，要

问高品质的问题，才有可能得到高品质的答案。例如，假设有一所小学安排学生参观蝴蝶园，有学生行前进行谷歌搜索，学习个人感兴趣的相关知识，其中三名学生分别查找：“谁发现了蝴蝶？”“蝴蝶有多少种颜色？”“蝴蝶的生命周期是怎样的？”如果这三道问题反映了个别学生的学习目标，你说谁会在行前预习及在参观时能学得最深入？

ChatGPT3的瑜中有瑕，反而开启新的学习任务的可能性。如对中学及大学生，导师可使用ChatGPT3生成跟课程内容相关的篇章分发给學生，要他们写回复／评论，或上网搜索其信息或观点来源并辨识真伪（“信（息）”比三家）——这有助于提升信息素养。或可指定大主题，要学生自拟问题向ChatGPT3提问，然后对比哪个ChatGPT3的解答最到位，培养学生问对问题的能力——这与“学钓鱼”（相对于“等着被喂鱼”）相关。

而ChatGPT3遭致最大批评的“能代写篇章式作业”，换个角度来看，是不是所有作业都得从零开始？就连教师在设计课程、教案、学生守则、测验题等时，也可以参考同事开发的或网上的大量现有材料或样本——现在考验的是教师分析并依据学生背景、资源局限等实际状况，筛选、整合、修改、调适这些教学工具的能力。同样的，对于学生来说，ChatGPT3可以扶他们一把，给他们的作业起个头，让他们聚焦于培养科技所做不到或做不好的技能。

当然仍有必须从零开始的学生作业，如学习反思文、语文课的作文、电脑程序等。请教ChatGPT3：“请拟出禁止学生利用ChatGPT3作弊的守则”，它果真列出10条守则（虽然有两条重复，另两条跟ChatGPT3无关），包括“清楚告知学生禁用ChatGPT3，及若被揭发的后果”“使用多元的评价方式，如增加口头报告、师生提问、同侪互评”等。

## 一个厚实又有陷阱的肩膀

另有教授提议，若是须要博览群文而写的整合或评论作业，学生须注明所有观点或信息的出处（目前ChatGPT3无法这么做）。教师本身也要学会一读行文就能觉察是不是机器代写的文章，因为“机器文”尽管文辞接近完美，但用词、文法和文章结构比较呆板；只要怀疑，就用ChatGPT3生成相关文章，跟学生作业对比，看有多相似。目前也有电脑学者开发专门侦测文章是不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。

ChatGPT3的问世，似乎隐隐挑战我们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教育、学习的本质、目的和方法。咱们且别急着使用，也不该立马防堵它；而应持续探索、理解它的正反两面的价值，逐步摸索出能兴利除弊的策略和设计。

21世纪对智慧的定义，是懂得站在别人的肩膀上，看得更高更远，做得更精更深。ChatGPT3或许是一个厚实的，但又有陷阱的肩膀，一味照抄，怕会踏空、跌跤。以思辨的角度善用它，可减轻操作低阶备课或学习任务的负担，而聚焦于高阶思维和技能的锻练。

作者黄龙翔是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高级教育研究科学家  
吕赐杰是该学院教授